

<<匈奴王密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匈奴王密咒>>

13位ISBN编号：9787538738322

10位ISBN编号：7538738320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时代文艺

作者：杨东

页数：252

字数：21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匈奴王密咒>>

### 内容概要

我们在“都市寻宝”活动中无意拾得一把古刀。  
紧接着，我的三个队友相继离奇被杀。  
小混混顺子被两千年前的鸣镝古箭刺穿心脏；房东萍姐被深夜闯入小区的古匈奴兵用长枪定在地板上；电视台老沈被古代投石机发出的巨石压成肉酱。  
四个人，死了三个。  
只有我还活着。

“冒顿侍者”发来的“大单于诅咒”邮件中提及那古刀是匈奴冒顿单于的贴身佩刀。  
我本来对所谓诅咒不以为意，但离奇事儿却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甚至危及到我的生命。

在“冒顿侍者”指示下，我临时组织的探险队陷入了巨大的圈套之中——“冒顿侍者”实际是一个庞大的盗宝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匈奴慌张逃遁时未及搬走的国库。  
我所经历的一切离奇诡异事件都是他们为不洁目的而有意设计的。

因亲眼看见“冒顿侍者”用冒顿佩刀召唤来匈奴骑兵大行于道，而身边人竟对此视而不见。  
大为惊异的同时，我不得不对其“还刀”的指示言听计从。

于是，我们一行人便进入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

<<匈奴王密咒>>

作者简介

杨东，辽宁人，作家，匈奴史研究者。  
从大量史料的语焉不详处，惊异地窥见千年的秘密，并试图以一种被允许的形式，再辞公之于众。

## <<匈奴王密咒>>

### 书籍目录

楔子

- 第一章 死于古箭的小混混
- 第二章 两千年前的古物
- 第三章 小区录像里的“匈奴兵”
- 第四章 激动的包爷
- 第五章 狼头文身的冒顿侍者
- 第六章 传教土的兽首圆盘
- 第七章 剽悍的加入者
- 第八章 尾随而来的小尾巴
- 第九章 身披铜甲的狼兵
- 第十章 命悬一线的迷失
- 第十一章 太阳的方向
- 第十二章 夜色下的追击
- 第十三章 心惊肉跳的夜宿。

- 第十四章 箭刺的白骨群
- 第十五章 神秘的胡服少女
- 第十六章 千年的密术
- 第十七章 连串的意外
- 第十八章 溜走的队员
- 第十九章 望而生敬的枯树
- 第二十章 大河里的怪鱼
- 第二十一章 我不知道的真相
- 第二十二章 突变的局面
- 第二十三章 疯狂的“花瓶”
- 第二十四章 紫色大山里的世界
- 第二十五章 包爷十年前的喜帖
- 第二十六章 喜帖背后的故事
- 第二十七章 悲痛欲绝的伤亡
- 第二十八章 欣喜若狂的奇迹
- 第二十九章 圆盘带来的奇观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 章节摘录

元狩四年，漠北大战。

霍去病誓将匈奴全数歼尽，可饮马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后竟忽然鸣金收兵。

疑因系附有匈奴王密咒的“天脐”的出现。

亲见“天脐”退兵霍去病，匈奴内部因争夺“天脐”决裂，失利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转而觊觎欧洲大陆整体西迁，借“天脐”之力，所向无敌。

数百年繁衍攻掠，于公元452年架空西罗马帝国，称霸整个欧洲。

次年，“天脐”拥有者阿提拉大单于娶一少女为妃，于新婚之夜神秘死于婚床，“天脐”与新娘神秘消失。

随之，已无“天脐”庇护的庞大帝国人间蒸发般消匿于史。

其后八百年内，“天脐”一直封存于圣彼得大教堂（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教廷）。

直至公元1270年，教堂周遭小规模不知名瘟疫陆续爆发，除神职人员外几乎全部暴毙。

圣彼得大教堂已无力封存“天脐”。

教皇派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中东出发，一路找寻可继续封存“天脐”之地，用十七年时间遍访中国古城，未果而归。

随着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旅行家们”的连连失败，附着于“天脐”上的匈奴王密咒越发施威，致使公元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断送欧洲三分之一人口。

此后数百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城镇，众多城镇留下惊人的死亡记录。

“天脐”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止于公元18世纪初。

这得益于公元1715年，曾主持设计圆明园十二生肖人身兽首铜像的欧洲传教士郎世宁来到中国，他用仅仅数月时间便完成了马可·波罗的未竟使命，找到了存放“天脐”的圣地——历经千年未曾开启过的匈奴故地——并从康熙皇帝手中得到冒顿大单于的随身佩刀，用佩刀、“天脐”一并将圣地完好开启，用罗马教皇的鲜血将“天脐”永久封存于此处。

很快，太阳的余晖已经被全部收到另一个世界。

本想着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也好歇一歇又酸又胀的双腿，可是大家刚躺下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听见有什么声音向我们这边靠近，越来越近。

我们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都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幻听。

郑纲第一个翻坐了起来，眯起眼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会儿，随后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猛歪了一下头，又静静听了一下后，说道：“不好，马蹄声！”

“随即又补充道，”一群马。”

“听郑纲这么说，我撑着地面要站起身来，这时已经可以感觉到身下的地面如地震般微微颤动起来。”

我们几个人站起身，战战兢兢地看着周遭，沉默地向这群未知者奔来的方向望去。

“在那儿！”

“快跑！”

“那儿也有！”

“还有那儿！”

我们同时被来自三个方向的黑压压的力量围追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之前狼群留下的阴影，导致我以为这次冲过来的是马群。

但透过重重夜色看过去，显然不是。

一匹匹扬蹄飞奔的马背上都骑着一个人，穿着异类的匈奴骑兵。

我们几个朝着唯一一个没有骑兵的方向疯狂奔跑着，就连欧阳也好像忘记了腿上的伤，自己跑了起来。

可即使我们再快，也快不过马蹄，骑兵的呼啸声混杂在马蹄的嗒嗒声中，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让我们感觉下一秒马蹄就会踏上我们的后背，把我们活活地给踩死。

命悬一线，我们只能做着最后的拼搏，向前方死命地奔跑着。

不知道跑出了多远，我竟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追上我们一段后突然放慢了步子，随后和我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不断变换着围追我们的方向。

我们逃命的方向也不得不随着他们围追路线的改变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确切地说是按照他们“指引”的方向。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壮着胆子边跑边向那群围追者看去。

透过层层夜色，我依然可以看见腾起的沙尘中，一大队身着深色皮装的矮个子匈奴骑兵，头上戴着尖帽，手里紧拉着马缰朝我们呼啸奔杀而来，有的拿着弓箭摆出发射的姿态，有的举着闪亮的弯刀……这一切，就像是幻觉一般铺展在眼前。

最关键的是，他们是活的，全部都是活的。

这场景，这眼前所见，让我感觉如此熟悉。

他们就像一群猫在耍几只被困的老鼠一般，似乎并无意痛痛快快地杀掉我们，而是不断改变堵截包抄我们的方向，把我们赶向一个未知的方向。

“花瓶”也不知是累得实在扛不住了，还是着实被那帮骑兵的狗屁战术给气破了肠子，竟然停下了步子，转身朝着那骑兵大声骂了句：“你奶奶的！”

要杀要剐就快点！

之后像是抓狂了一般，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跑下去，她歇斯底里地嚷道，“他们随时能杀我们，在遛我们玩。”

虽然我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自从我们踏上这次征程，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未知”，我们也只能相信“未知”，寄希望于“未知”，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未知”。

郑纲用迅雷不及掩耳般的速度返回来，一把捞起“花瓶”将她扛在了身上，继续一路奔逃。

我们不知道跑了多久，不知道已经跑出了多远，也不知道正朝着哪个方向跑。

“花瓶”大喊着“放我下来”的嗓音由最初的愤怒转为哀求最后又变成了默念。

歇斯底里的是“花瓶”，最先清醒过来状况的也是“花瓶”。

她不再嚷嚷“放我下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再一次开口嚷嚷的内容竟然是“它们没追来”！

我的身体像是已经习惯奔跑的状态，一时半会儿刹不住车了，凭着惯性扑摔在了地上。

坐起身后，我战战兢兢地转身看去，那几大队骑兵竟然真的没有追来。

毫不夸张地说，再跑下去，我们真的会被累死，至少我会。

这里的天很蓝，即使在夜色中也会认为它很蓝。

闪烁的繁星如小而亮的精灵，在寥廓的天幕中看着我们可笑的几个人。

筋疲力尽的我们几个仰躺在地面上，对着那璀璨的夜空低低地笑了起来，假如我们是在进行最平常的露营，这样的夜景该是多么美啊。

我诚心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

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我都想说。

这次如果不是他们几个随我一起来，我想都不敢想自己会走到多么糟糕的境地。

郑纲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站起身来在附近走了走。

这人像是身上总有一股子用不完的劲儿，时刻警惕着周围的事物。

我们几个人都老老实实在地上，或重或轻地喘息着。

过了一会儿，郑纲跑回来催促我们站起来，他说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花瓶”已经睡着了，并且睡得很沉。

我过去要抱她起来，她却像是受到惊吓般，突然醒来睁大眼睛胡乱叫了起来。

我连声喊着：“是我是我，小印，别怕别怕……”她的那双大眼睛终于定下来看了看我，伸开胳膊猛地抱住了我。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我扶着“花瓶”起来后，郑纲蹲下身扶起欧阳，领着我们向他所说的好地方走去。

走上一两百米后，郑纲所说的好地方便出现在了眼前。

原来，郑纲发现了一个古旧的部落。

星光下，几十座圆锥形建筑坐落在眼前，今晚风不大，却依然吹得木质结构外的毡布幽魂般舞动着。

随便看上一眼，就知道这地方已经是残破不堪了。

我们几个往近前凑去，一道黑影朝眼前飞来，“花瓶”被吓得鬼叫了一声，待看清时才冷静下来，只是一片已经风化的破布。

我们几个蹑手蹑脚地往前走，以为会看见现代人的生活迹象，至少会有近些年的生活什物。

我们朝着最近的一个较大的蒙古包走去，包爷像是在做某种神秘的仪式般哼着含混不清的调子。那声音听起来异常空灵玄妙，就像是从天上播散下来的，专门为死者亡灵超度的调子，似乎能把两个世界给连接起来。

也不知是因为包爷的调子，还是天起了风，挂在蒙古包木质架构外的破旧毡布接连着飘动了起来，像极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旗帜，在召唤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闪烁的星光从蒙古包的顶端漏下来，洒在蒙古包内的什物上。

我的目光透过残破的“墙壁”远远落进去，就被正中央位置摆动着的白森森的东西吓了一跳。

我们几个都没有急于上前，而是站在原地紧张而战栗地看着。

也不知道是他们几个没有在我之前看清，还是他们的胆子变态地大，竟然都安静地看着。

只有我看清楚那一群在蒙古包内飘荡的东西后，不由自主地大声惊叫了起来。

我看清了，那白森森摆动着的，是骷髅。

放眼往整个部落里扫去，分布着几十座蒙古包，每座蒙古包内，都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白森森的骷髅悬在半空中，影影绰绰间，不断地飘荡着。

甚至偶尔会有两个或者多个撞在一起，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撞击声，那声音几乎能抓紧我的每一根神经，让整个人的每个毛孔里都浸满了恐惧。

突然，更加吓人的景象出现在了眼前。

有两颗白森森的头骨如正战斗般撞在了一起，发出撕裂般破碎的声音，其中一颗头骨像是战败下来，突然碎掉了，碎掉后向下面落去，摔在正下方的桌子上，摔得粉碎。

而那长形桌子的周围，竟然摆满了白色的器皿，像是用来喝酒或者装某种液体用的。

郑纲把矿泉水瓶塞在我嘴里硬灌了两大口水进来，呛得我咳嗽了好一阵。

这么一呛水，我似乎也平静了下来。

那一刻我还以为自己方才出现了幻觉，但镇静下来看，并不是幻觉，那骷髅依然存在，依然在半空中飘荡摇摆着。

只是这时，包爷已经朝着蒙古包走了过去，包爷的步子非常小，几乎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小心。

他手里举着那支一直没有扔掉的箭，像是随时准备战斗。

当走进那蒙古包时，他稍微愣了片刻，随后粗声大气地来了一声国骂，中邪一般转过身来冲我们笑了起来：“过来吧过来吧，屁事没有，这匈奴人真他妈的会玩儿。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似乎在确认面前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包爷。

就连郑纲也在眯着眼睛盯着包爷看，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捡了块小石子，冷不丁地朝着包爷的方向投去。

包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那小石子打在了腮帮上，“哎哟”地痛叫了一声，骂道：“哪个浑球干的！”

”郑纲没有应包爷，笑着说：“走吧，确实是包爷。

”我们刚一走进那蒙古包内，就被那些悬在半空的骷髅和长桌上的器皿吸引住了。

那些骷髅竟然是用绳子吊在蒙古包的顶部，挂在了蒙古包里。

我正要暗骂这部落里的主人怎么如此变态，欧阳抢先说：“把脑壳吊在屋子里，这他妈的也忒狠了。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这时变得兴致盎然的”花瓶已经在里面转了一大圈，她解释说：“匈奴一直就有猎头也就是砍脑袋的风俗。

《史记·匈奴列传》就有记载说：“其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习俗中，战争中砍下敌人的头颅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得到部落的赏赐。随后，“花瓶”转到桌子前，指着那些器皿说了下去，“匈奴人通常会将敌人的头颅制作成喝酒的器皿。

《史记》中记载，匈奴人在打败宿敌月氏人后，就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饮器。

这些个东西，看材质和形状应该就是用头盖骨做的吧。

“我忍不住感叹道：“喜欢砍脑袋也没必要把脑袋都吊在房顶吧，这也太野蛮了。

每天看着不觉得恐怖吗？”

“包爷往那些吊在半空的头骨上看着，边看边说：“也可能是用这法子祭奠死去的战士，或者是激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吧。

管他呢，今天就在这儿睡了。

“包爷的语气一直一派轻松，说着话就席地躺了下去。

“花瓶”本是想讨论一下，我们所处的地方、时间，究竟是现代还是两千年前，或者这期间的某个时间段、某个位置。

但大家都累得几近虚脱，脑子也不灵光，只好先睡一觉，等到能量补充回来再说了。

帮欧阳简单处理了一下腿伤后，我们几个也躺了下来，这时我才好奇地认真观察了一下这个古旧蒙古包的架构。

蒙古包内部呈现一个大圆锥形状，四周的侧壁由几大块木条编成的网状东西组成，每一块的高度大约一米多，长度应该超过了两米，几大块相挨着连接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大圆柱，圆顶极其像一个撑起的大雨伞伞盖，四周与侧壁连接在一起，看不清具体是用木条还是用绳索衔接起来的。

帐顶和四壁都用毛毡子围着，只是那毛毡子已经残破不堪，几乎已经碎掉，但还可以看见用来固定那些毡子的绳索。

这个蒙古包的门板歪斜着依靠在一边，我们刚才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帐顶上的覆盖物已经所剩无几，单从那骨架上看，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天窗，估计能起到采光、通风、排放炊烟之类的作用。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几个从现代文明社会跑过来的人，做梦一般睡在吊了一屋子骷髅的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处于何地的破旧蒙古包里。

包爷突然说道：“这世界真奇妙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你们看那星星，那么亮，比咱那狗屁现实世界要亮一百倍。

“我仰着头在这蒙古包里闲看着，睡意也变得越来越浓，我感觉脑子被什么东西给占得满满当当的。

我甚至不能分清楚自己此时正处于睡梦中还是清醒状态。

我突然想通，被那群骑兵追击时，我为什么会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那场景和来这里之前我应冒顿侍者之邀去赴约时，在那个雅情调咖啡馆内向落地窗外看见的场景很像，那帽子、那弓箭、那弯刀……我呖语般接着包爷的话：“是真的，真是真的。

那骑兵我见过，真见过……”之后我是否说过更多的话，我就无法记得了。

大家都疲惫得让人想死，本以为能好好地睡一觉，可我却吓醒了。

因为我做了一个梦，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梦。

明亮的月光投射在网状的蒙古包外壁上，躺在地面上的我们的脸上都画满了被扭曲的网影。

我心里面像是在微微地悸动着，似乎有什么随时可以威胁生命的事正在悄然靠近。

我呆呆地看着那网墙外面，看着外面被月光映照得发白的地面，甚至能看见流动的风。

我眼睛看见的一切，都被那网状的蒙古包外壁切割成一段一段。

一个人影从我的左侧走进了我的视线，在我正对着的方向停了下来，他缓慢地向我这边转过身来，之后像是冲我笑了笑。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用力眨动着眼睛，可却因为太过疲倦而没能如愿。

那人就站在那里一直冲我笑着，还没走出视线，又一个很瘦小的身影蹦跶着跟了上来，在他身边停下来，也是缓慢地向我这边转过来，和方才那个一样，也是冲着我笑了起来。

我的视线从模模糊糊的状态变得渐渐地清晰起来，脑子也渐渐地从迷糊状态清醒了些许。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是身穿匈奴战袍的两个匈奴战士，一个个子较高，身材却明显有些臃肿。另一个差不多刚到他的肩膀，身材很瘦弱。

我吓得脑门出了冷汗，嘴里不由自主地连声念叨着：“不好不好，追来了追来了……”我恍惚以为这两个人就是方才追杀我们的匈奴兵，但接下来一瞬间，我看见的情景让我真正不得不瞠目结舌。

我看见了那两个人的脸，两张熟悉的脸，两张不可能在这里出现的脸。

我像是陷入了梦魇之中，正挣扎着醒过来。

忽然，我像是打了一个大激灵，猛地坐了起来，脑子随着这么猛的一下而轻微有些发晕。

耳边传来“站住”的一声怒吼，循声转过头去，才看见郑纲已经追了出去。我疲惫地再次躺了下来，感觉胳膊被推了一下，转过头去，是躺在我身侧的“花瓶”。“花瓶”的声音有些惊恐地颤抖着，她在我耳边紧张地说道：“外面那个，小个子的，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整个人几乎都吓得麻木掉了，过了一会儿才问她：“你看见了？”

“花瓶”又往我这边稍微挪了一点，把手环在我的胳膊上：“是我方才推你起来看的啊！”

我自己根本没有被她推起来的感觉，只是觉得自己处于梦境和现实之间。

“花瓶”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摇了一下我的胳膊，嘴里连声念着：“是他，是他。”

“我看见了她瞪大了眼睛，没等我问话，她直接说了下去，‘就是从我爸带回家的资料里看见的那个人，被古箭射死的那个人……’她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语气中还为了想起这件事而稍有兴奋，可兴奋劲儿还没过，就突然安静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他、他不是死了吗？’”

方才我也看到了那两个人的脸。

小个子、瘦削身材的正是“花瓶”；口中所说的人——顺子，被来自两千年前的鸣镝古箭射穿在我面前的顺子。

而另一个，正是和我们一起参加“都市寻宝”活动，被古代投石机压成肉酱的电视台的老沈。

顺子、老沈，没有错，就是他们俩，两个已经死掉的人，方才正穿着匈奴兵的战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惊魂未定，追出去的郑纲已经返了回来，一个人也没追上，甚至追出去后就没看见那两个身影。

也许就是在这这一刻，我脑子里才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说，我们正身处的，很可能不仅仅是两千年前的匈奴世界那么简单。

这里肯定存在某种超人类的力量，这种力量远远不是现代科学能够解释得清楚的。

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那是把人放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境遇中，除了黑暗你什么也看不见，而你又不能老老实实待在原地，你要不断地寻找活路，想方设法走出黑暗。

可是这黑暗却是永无止境的，并且随时随地会给你设下陷阱，每一个陷阱里都有随时可以取你性命的怪物。

天也快大亮了，这么一折腾大家也都醒来了。

欧阳和包爷问起了方才怎么回事，郑纲说只看见两个匈奴兵装扮的人影在外面，就追了出去。

我想了想后，还是没有讲出我和“花瓶”认为那就是顺子和老沈的事。

倒是“花瓶”绕着弯说：“如果真有匈奴兵在附近，总不会真怕郑纲吧。”

有没有可能是幻觉？

因为某些我们讲不清楚的原因而形成的。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也就是她的这个胡乱假设，引起了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讨论是否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无可争议，我百分之百相信。

“花瓶”似乎还无法确定，支吾着在信与不信之间来回徘徊。

包爷称他十年前就已经相信并且见证过。

问到欧阳时，他只是说：“跟小印来，就是信了。”

只有郑纲不肯对这个问题表态。

但基本上可以确定，那两个被我认定为顺子和老沈的匈奴兵装扮的人，对我们肯定不会有攻击性。

郑纲像是想起了什么，问我道：“小印兄弟，入睡前，你接包爷的话是不是说过，那骑兵你曾见过？”

我见你迷迷糊糊的，就没及时问你。

你讲讲？

“我飞速转动着脑子，也有隐约的记忆，自己好像是这么说过。

既然已经到这个情况了，我对郑纲自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用眼神咨询了一下欧阳的意见后，便把之前和冒顿侍者见面的前后经过详细地讲了出来。

当我再次讲到冒顿侍者将手放在佩刀上，念起咒语将匈奴骑兵召唤而来的情景时，我还是不由地呼吸加速。

头一次听到这些的“花瓶”在旁边感慨着：“我的天，还有这么一段呢。”

待我讲完后，郑纲带着疑问的语气问道：“锦城？”

雅情调咖啡馆？

“我认同地点头应他：“是啊，有什么不对？”

郑纲继续问道：“就是在隔壁城市的城郊地带开发出来的文化产业新区？”

随后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解释说，“哦，我是从网上看见的介绍，之后去那儿玩过，就是旅游。”

正说着，郑纲又把语气放得稍微缓和些，“据我所知，那里面是一个文化产业新区，有很多影视剪辑工作室之类的小机构。

那个雅情调咖啡馆的旁边，就是新搭建起来的几个影棚，几乎是一个小影视基地的规模，新闻上说已经有几部古装戏在那边开机了。

“我还没听出问题关键，傻呵呵地应着：“怪不得在那么偏的地方开了个咖啡馆，敢情客源还都是明星大腕呢。”

这老板还真有眼光。

郑纲没有理睬我说的内容，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那里开机的影视剧目有涉及匈奴骑兵场景的，那些骑兵只是在外面采一个落日余晖的场景，正好被你碰见，或者说，这些都是那个什么冒顿侍者事先知道并且安排好的呢……”

我插话道：“问题是，那咖啡厅里落地窗边的人，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没一个人往落地窗外看。”

“话音刚落，郑纲就接了下去：“剧组里的演员，到咖啡厅里难得休闲，谁还有心思去看那些看了八百遍的场景？”

你方才也说，出租车飞速行驶到咖啡馆，路旁的老年人都没有怎么在意。

你想想，在影视基地看惯了相似甚至相同场景的人，对这些场景没有丝毫反应，是不是很正常？”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如果不是怕你看出破绽，他为什么会把你的行程规定得那么严格，时间也是可丁可卯的，限定你在某个时间赶紧来，又催你在某个时间赶紧离开，并且开车送你到火车站，甚至连返程的车票都给你准备好了。”

“虽然他说的也能解释得通，但我还是认为现实情况并不是他假设的那样，而是那一切都是真的。”

包爷听完郑纲讲的这些后，从牙缝里龇出了两个字——扯淡！

“欧阳拍了一下郑纲的肩膀，满含歉意地解释说：“兄弟，这些事，没想着要瞒着你，怕你不相信才……”郑纲笑着打断他，淡然一笑：“说什么呢，都是兄弟。”

## &lt;&lt;匈奴王密咒&gt;&gt;

“我跟他们提及和冒顿侍者见面的事，顺便再一次提醒了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以及目的中的要求。

那句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从我发你口谕后第一个正子时算起，在第七个正子时，准时把东西放在相应位置。

你将看到奇异之景，便可。

“这一路来，我们只顾着找水活命、躲避狼兵骑兵，不觉间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晚上，离规定放回佩刀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接下来，郑纲的一个提议引起了震耳欲聋的争吵，郑纲建议说：“你们先回去！”

“我们几个刚稍有躁动，他就进一步解释说，“欧阳的腿伤虽然没有毒，但伤口不浅。

这一路折腾也没得到什么处理，我们这么乱跑也不知道前面还会遇到什么情况，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炎溃烂甚至更严重。

而“花瓶”和小印在野外生存的能力都不是很强，现在连坐标指示器材也没了，这么贸然地去找目的地也不太现实，倒不如找到回现实世界的路子。

包爷护送你们，这样大家都安心。

我留下先引开那帮匈奴兵，然后我再想办法脱身。

“大家听他这么说都有些坐不住了，但第一个表示极度反对的却是包爷，包爷说道：“那咱哥儿俩换换。

“说着还用厌烦的余光瞥了我们一圈，“我可没兴趣和这几个白痴一路，这任务还是交给老兄你吧。

“花瓶”愤怒地站了起来，指着包爷的鼻子嚷嚷：“你说谁白痴？”

你说谁白痴？

！

稀罕你不成？

老娘还不回去了呢！

谁爱回谁回！

“她的话音刚落，欧阳应该是也被说得有些不爽，弹跳着站了起来：“我没事，从来就没当过弱者。

“他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腿，攥着拳头在伤口上连着打了两下，一旁的郑纲赶忙给拉住。

见这状况搞得一团糟，郑纲忙又说：“既然这样，咱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们现在总得找一条路出来，这么干耗下去，只能渴死累死或者是被那群匈奴兵给活活杀死。

“他这么说，我们倒是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气氛闹得多少都有些不愉快。

郑纲倒是完全没有因欧阳和“花瓶”的胡闹而生气，平静得像是方才他们的吵闹完全跟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

稍稍平静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简单安排一下。

我们路过的溪里，水是流动的，既然是流动的，肯定会通向大河，我们虽然不辨方向，但跑的时间并不长，也不至于太远。

我们几个分头去找，不管找到与否，正午的时候开始原路往回赶，一定要到这里来集合。

如果先找到水源了，就先回到这里等着大家，一定要不见不散！

“我们对郑纲的分析和安排都没表示出任何异议，正准备走出蒙古包各自上路寻找，郑纲却从袖子里抓出了一些鱼虾分给大家，我大感好奇他是什么时候留的这一手。

包爷也从口袋里拿出了东西让大家吃，只是包爷拿出来东西让我和“花瓶”都不禁作呕，竟然是那条咬了欧阳被包爷活活打死的蛇。

看了那条蛇后，彻底倒了胃口，我和欧阳分别拿了鱼放在兜里，“花瓶”把虾米挑了出来拿着。

趁着包爷和郑纲还没开始分食那条蛇，我们就快步离开了蒙古包，按照分配好的方向各自走去。

刚一上路，我就发现一只巨大的老鹰在头顶上忽高忽低地盘旋着。

&hellip;&hellip;

<<匈奴王密咒>>

## <<匈奴王密咒>>

### 编辑推荐

千年亡灵的不死密咒，现代古玩者的诡异经历 《匈奴王密咒》，关于匈奴，你知道的永远不够！

一个所有史书上都在回避的亡魂。

一群威震亚欧大陆的不死幽灵 1.《匈奴王密咒》好看：情节紧凑跌宕，富于节奏感，代入感极强，挑战想象力极限。

2.《匈奴王密咒》通篇充满浓重的历史神秘气息。

匈奴消失之谜：在公元91年到公元290年长达两百年的历程中，这个上天的骄子好像消失了一样。北方的苍狼为了梦中的家园，在雪地中、沙漠里艰难地跋涉。

中外的史书中都找不到这个骄傲民族的记载。

当《波斯史》中提到的公元3世纪末匈奴出现在阿兰聊时，这头饥渴太久的苍狼已经对它面前弱小的西方民族露出了爪牙……公元4世纪中叶，阿兰聊灭国，西方震动。

从此，匈奴在西方的活动遂史不绝书。

<<匈奴王密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